

中年考研，有点悲壮

□明前茶



在电影《我的姐姐》中，最催泪的细节不是父母的丧礼，而是姐弟俩有关考研的对话。“姐姐，你不能不去北京吗？你不能不跟男朋友分手吗？”“不能，人生很短，我要抓紧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
好友阿钟在37岁这年决心考研，为的是躲着公司做大了以后、日益酗酒的老公。这几年她老公算得上是夜夜笙歌，每次喝大了归来，就好像诗人要写五千句的长诗一样，舌头打结，思维缥缈不清，但就是执拗地要把他的一生都讲清。每个被闪电劈亮的瞬间他都记得，他筹措创业资金时受过的白眼；他当年娶阿钟时，岳父母对他的各种刁难和冷淡；他被创业伙伴坑过；被合作商户欺过，每一件事，此时此刻都发出了酒糟味，他唠叨不休，有时满身哲理，有时又满腹冤屈。一开始，阿钟百般劝慰他、安抚他，抢下他四处找人倾诉的电话。直到他吐完了、闹累了、长篇的人生诗词都写完了，在沙发上倒头就睡，阿钟还要帮他清洗那些昂贵的西装与衬衣，还要安抚因为爸爸的各种失控而瑟瑟发抖的儿子。

终于有一天，阿钟扛不住了，对她的婚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虽然丈夫清醒后依旧会接送儿子上学，家里的抽水马桶水压不够，他都知道自己动手在淘宝上买了增压棒来安装。岳父的突发心梗，还是他偶然在没有喝醉的夜晚救回来的。她特别需要有一段分居冷静期，好好想清楚该不该离开这个忠心耿耿却又酗酒成性的家伙。但是在中国，夫妻过得好好的，怎么能分开住呢？阿钟能想到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在40岁前去读个研。

当然，考研的难度比她想象的还要大，毕竟记忆力与22岁时有天壤之别。在预备考研的这大半年里，阿钟简直是靠咖啡续命，独门提神秘诀是吃花椒，必要找四川最有名的大红袍花椒。三伏天晒成，三伏天吃，含一颗花椒就被麻醒了，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花椒的气味，乃至备考教室的蚊子都不叮她。对了，为备考阿钟租了私人考研修教室，买了包月卡，带着儿子一同晚自习。这种考研教室的气氛肃穆得像战场上的电报间，每个人都带着降噪耳机，念念有词。阿钟一边背书，一边后脑勺像长了眼睛一样。动不动就抓起桌上敲打僵硬颈椎的充气小鼓槌，往后一掷，砸中儿子的肩膀或后脑勺。她压低了声音恨声说：“你又在东张西望，你的第三套课外练习卷做完了没有？”娘俩直到自修教室关门才回到家中，阿钟的老公已经倒在沙发上，鼾声如雷，酒气四溢。阿钟有点好笑也有点心疼，给他盖上薄毯时暗中思量，她不在家时他是怎么和家中的空气别扭的，没有听众的董事长会不会感受到深深的寂寞？不过阿钟也顾不上这些了，要复习的内容太多了。她牢牢地记着自己在杂志上看过的一句话：如果你视野之内全是乌云，那说明你站得还不够高。展翅高飞的欲望，让她的心鼓胀得像一个点过火的热气球，地面上的烦恼暂时已经不能骚扰她了。这一年，儿子依靠自学，年级排名唰唰上升。儿子兴奋地建议：“妈妈，等我中考时，你再去考个博？咱俩一起复习，加油。”

与阿钟不同是，朋友阿标考研纯粹是为了对抗中年危机，他40岁已经在爹娘公司的太子爷位置上坐了15年。老婆强势得像《小舍得》里的田雨岚，主内又主外，早已和阿标处成了上下铺的兄弟。而阿标眼瞧着父母开始栽培儿媳做公司经营的接班人，明里暗里评价独生子是废柴，阿标很不服气——自己当年的成绩可不比外语学院的老婆差。阿标气极了，对留校当了系主任的同学赌咒发誓说，一定要靠考研实现家庭地位的“王者归来”。

同学摩挲着自己的地中海发型告诫他说：“等你回来，留校的师弟都能当你的导师了，论文查重都能让你低到尘埃里，到时你不要后悔。”

阿标只嘴硬了一天。这一天，他跟着正在母校就读的侄女在校园徘徊一日，心中鼓荡着甜蜜又咸涩的风。他记得在他上大学时，男生在足球场上能灵活机变地过人、能弹吉他、能让音符像透明的肥皂泡一样吹满母校的大草坪，就能引来女孩子们的瞩目。如今呢，虽然19岁姑娘的长腿依旧如痴如醉地踩踏着自行车踏板，但要成为够耀眼的“爹系学长”，你得会打架子鼓、会唱摇滚、会扮Cosplay、穿汉服不油腻，还要会攀岩。阿标没想到，就在母校体育馆最初级的攀岩练习墙上，尝试了一下攀岩，他的两条腿里就灌满了乳酸，指甲也因为用力过猛布满淤青。他与侄女一起练习架子鼓，人家女孩都能打在点上，而他的老心脏根本无法承受那不管不顾的激荡。

也许还是去读个EMBA更合适？也许如今拗断所有的游戏手柄，也不能保证他能发两篇SCI论文顺利毕业。那他的考研生涯是不是会过于悲壮？夏天到来了，此时的阿标就像乌江边的霸王，徘徊踌躇，搞不清楚自己应该不应该过河去，而手中陪伴了半生的乌骓马，该不该就地送人。而人到中年，过了这条河就要恢复出厂配置。这点勇气，才是稀缺品啊。



萤火虫 向冶湛

陪碧野先生采风

□吴光明

家中整理资料，发现著名作家碧野先生给我的来信，不禁一阵欣喜。目睹已经泛黄的信件，掐指一算，已经整整三十六个春秋，但老人家风尘仆仆来如皋采风的印象，依然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1985年五月初，碧野先生应邀参加江苏南通举办的“春江笔会”，兴致勃勃来到如皋采风。

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县委宣传部竟然将陪同碧野先生采风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。读过中学语文教材传统篇目《天山景物记》的我，就要陪同影响了几代年轻人的名篇作者去采风，真有梦中笑醒的感觉。不过，转念一想，要一个宣传部的小科长去陪同一位资历深、名声大的大作家，我的心里有些惴惴不安起来。

“小兄弟，麻烦你了……”谁知，一见面碧野先生就与我称兄道弟、说说笑笑，丝毫看不出他的架子，相反，他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，憨厚朴实得像个农民。这第一印象就让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。

一次交谈，我无意中将我的家庭住址告诉了碧野先生。当天晚上，他和夫人杨静就从县招待所步行来到我家，说是看看我们小两口。他俩的突然登门，真让我一时不知所措。那时，我们小两口和一个孩子只住在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家中又简陋，自觉捉襟见肘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二老见笑了！”我一边打招呼，一边请他俩坐下。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年轻时也就这样。”接着，夫妇俩亲切地与我们交谈起来：“家里几口人？父母身体好吗？爱人做什么工作？小孩在什么学校读书……”俨然是慈祥的父母关心自己的子女。离别前，老先生先从中山装的大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从上面撕下一页纸，然后又从胸前的小口袋里拔出钢笔，在纸上写下“碧野 杨静：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5号”十几个字

亲爱的小孩

□汤凯燕

乐儿站着，我坐着，他看着我的头顶，忽然说：“妈妈，你有白发，挺多的了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当青春在你身上绽放，妈妈也就渐渐老了。”

端午节乐儿自学校归家，晚饭时我们聊天，一聊聊，聊了三四个小时。大多数时候他讲，我听。

比起我们这对随性的父母，乐儿更理智、更成熟。他不轻易否定别人，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他更愿意从优秀的人身上汲取能量，而不会嫉妒。他觉得一个人的能力再强，再自律再努力，但拼不过团队力量。

递给我，并热情邀请：“以后有机会到武汉我的家中做客！”

对待文学爱好者，碧野先生更是倍加关怀。一见到他们，他的话就特别多：“你们喜欢写些什么文章呀？有在报刊上发表过吗？写作中碰到什么困难……”听说如皋罐头厂职工文化活跃，他叫厂工会主席将20多个爱好写作的职工集中起来，与他们面对面交谈，临了反复强调：“要出文学作品，关键在深入生活、刻苦磨练、坚持不懈。希望你们在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里勤奋耕耘、喜获丰收！”两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文学爱好者们仍围着老人家久久不肯离去。

采风中，碧野先生深入基层、吃苦耐劳的作风，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。20世纪80年代，农村公路很少，绝大多数都是泥泞小路，就是能走小轿车的机耕路也少得可怜。一次，去农村采访一个养鸡专业户，可汽车离目的地还有一里多路时，驾驶员找了几个路口，怎么也开不进去。碧野先生说：“司机同志，不要麻烦了，下车步行吧！”“可天刚下雨，路滑啊！”望着年已古稀的老人，我们不好意思地说。“没问题！”说着，碧野先生就下了车。“碧老，我来搀扶你！”见老人走得有些吃劲，我马上向他示意。“不用，我还行！”可他嘴里却喘着粗气。眼见养鸡场了，可还得翻一道30来米宽的河坎，只见他解开衣领，卷上裤腿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，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原地站一站。毕竟是年已古稀的老人了，走上岸后，只见他疲倦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可他却开心地笑了。

碧野先生喜欢聊天，每到一地就与当地聊起来，什么土特产、经济文化、风土人情等无所不聊。聊得高兴时，还会放声大笑、手舞足蹈。一次，我陪同他沿着如皋古城河岸走走，他似乎特别欣赏水边人家大门上的对联，时而止步细看，时而掏出本

关于有些年轻人低欲望的生活，他评价为中产阶级对于社会固化、缺乏阶层飞跃机会的失望。他认为需要婚姻和孩子，人应有一个生活中心，而这些也会促使自己去努力。

看着身旁的孩子，有些恍惚，他是怎样长大的？似乎没做什么他就长大了。根本谈不上奉献，因为我也一直玩着自己的、做着自己。曾经我理直气壮对着小学生的乐儿说：“你有你的人生，妈妈也有妈妈的人生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分配给你。”但我一定是做了什么，使他将我当成朋友，接

子抄录，觉得内容好的，还轻声朗诵起来。完毕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如皋不愧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！”

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而又钦佩的当是碧野先生作风清廉的人格魅力。采访完农村一家化工厂已是午餐时候了，热情好客的主人早已备好了一顿丰盛的午饭，可任凭主人怎么挽留，老人家就是不肯留下来吃饭，等他回到县招待所，食堂的饭菜早已凉了。在闻名遐迩的花木村顾庄采风，碧野先生一会儿用手轻轻地抚摸如皋“两弯半”特色盆景，一会儿用鼻子闻嗅色彩斑斓的鲜花，村支书见他如此爱花，便挑选了一盆价值不菲的五针松盆景捧到他面前：“老人家，做个纪念吧！”“这不行，这不行！”碧野先生连忙拱手作揖：“谢谢，谢谢！我不会养花。”村支书信以为真。其实，有人说碧野先生不但懂养花，而且家里还养了不少呢！

采风就要结束了，听说碧野先生想带些如皋的名特产品带回去，县招待所的同志主动问他：“先生，您想买点什么？我们帮助代办好吗？”“市场上有卖吗？”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避开话题有意探问。“有是有，不过市面上价格贵得多。我们招待所经常与县肉联厂打交道，价格便宜多了……”“谢谢，有就行，那就不麻烦你们啦！”第二天，他和夫人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悄悄上街，从食品商店买了香肠、肉松、董糖等一袋袋如皋名特产，等到县委宣传部委托我准备的礼品送去时，老人家说什么也不肯收了……

“光明同志……回到武汉后，我因病住院两月，目前病情已有好转，请释念。入院前写了几篇有关如皋的文章，将陆续发表……”读着碧野先生离开如皋后给我的来信，尤其读到“知道你已分到新房……如有机会再来如皋，当到新居拜见”时，我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。我清楚，老人家再也不可能来如皋了，然而一个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人民作家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纳我参与了他所有的成长，分享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。

我很幸福，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，那些瑰丽的梦想与期待，仿佛是我自己，再一次的青春。孩子需要我，他需要一个地方，全然放心的，将自己和盘托出。他深深明白这一点，也曾劝说过同母亲闹矛盾的朋友：“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、无条件愿意为你牺牲的人。”

我看着孩子，仿佛看一本刚刚打开的书，全新的故事。我愿他的书比我的更丰富、更深厚、更耐读。

